



Van Fook
Theological Seminary
恩福神學院

PAPYRUS

季刊
3 • 2020

48

| 特稿：

淺論咒詛

華人神學教育和治學法的更新

| 神學反思系列：

耶穌基督——末後的亞當

| 宣教前線：

跳出宣教的框框

| 問得好

Why Did God Make Mosquitoes,
Snakes, and Scorpions?

聖言裝備 承傳使命
敬虔事主 牧養群羊

出版人 | 蘇穎智牧師
出版 | 恩福神學院有限公司
Yan Fook Theological Seminary Limited
地址 | 香港九龍荔枝角長沙灣道789號恩福中心16樓
16/F Yan Fook Centre, 789 Cheung Sha Wan Road,
Lai Chi Kok, Kowloon, Hong Kong

辦事處電話 | (852) 3552 - 7988
圖書館電話 | (852) 3552 - 7946
傳真 | (852) 3552 - 7926
電郵 | info@yfts.org
網址 | www.yfts.org
董事 | 麥永光 (主席)、蘇穎智、林周綺霞、郭煒成、
葉福成、盧德仁、林國華、陸譽林、潘志明

總編輯 | 彭家業博士
執行編輯 | 史曉晴、伍權彬牧師、龍胡啟芬講師
設計、印刷 | 穎生設計印刷公司

本刊不收訂費。歡迎索閱、轉介及奉獻支持印刷費。
作者文責自負，立論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所有文章及圖片版權，如欲轉載，請來信申請。
本刊設網上版，請參閱本院網址。

卷首語

農曆新年，送豬迎鼠，本是各個家庭同聚一堂，互相祝福的時刻。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的傳入，拜年前後必然戴上口罩，見面第一句從恭喜發財改為記得洗手。祝福語不再隨意，而是再三提到，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這段日子，每天看新聞，聽專家的意見，留意每日確診與懷疑數字，以及政府的新措施。十七年前的感覺，彷彿一下子回來。一直以為自己對SARS的回憶不算特別深刻，僅記得學校長時間停課，直至在這幾日消息亂飛，出門必須戴上口罩之時，才驚覺身體竟然有所記憶。口氣混雜口罩的味道，呼氣與吸氣導致濕潤的感覺，都叫人想起很多不願回首的往事。

這不只是個人回憶，更是城市的集體回憶。有了那一次回憶，面對這種比SARS傳染力更強的病毒時，大家都不敢掉以輕心。首宗確診個案出現之後，未待政府公佈，全城口罩難求，消毒與清潔用品瞬間售罄。很多人更聽從專家意見，減少流連公眾場所，多留在家中，勤洗手；於是，大家開始儲糧，麵食、罐頭被搶購一空。

從來沒有想過，面對疫情時，香港會變成這個模樣。不論認真討論抑或茶餘飯後，話題必然圍繞口罩。有人說，以前關心一個人是問他在做什麼；半年前開始，改問他安全嗎；現在則問他有沒有足夠的口

目錄 CONTENT

03	院長的話	蘇穎智牧師
04	特稿： 淺論咒詛	祁惠強牧師
11	特稿： 華人神學教育和治學法的更新	許勁浪牧師
14	神學反思系列： 耶穌基督：末後的亞當	張永信牧師
20	宣教前線： 跳出宣教的框框	羅兆麟牧師
23	問得好： Why Did God Make Mosquitoes, Snakes, and Scorpions?	Dr. David Dean
27	學院消息 / 財務報告 / 課程預告	

罩？口罩彷彿變成了最安心的保障，故此口罩的供應不足，引起了很多無以名狀的恐慌。

報導指，有基層因此減少外出，有的甚至無奈地重用口罩，一個口罩戴幾日。報導也指，有黑心商人趁著口罩荒，出售不合規格的口罩，甚至回收已用過的口罩，重新包裝後出售。於是，每當有商店說，有口罩從外國到貨的時候，很多人天未亮就排隊，最後排了幾百人以至千人。這些故事，僅是冰山一角。有朋友說，在路上看到有拾紙皮的婆婆沒有口罩，把身上剩餘的兩個給她，婆婆的反應卻是：這些很貴。

面對疫情，一般市民無能為力。沒有人能改變政府的政策，只得做好自我保護，減低感染的機會——勤洗手，戴口罩，勿摸口鼻眼睛，保持家居清潔，U型喉管經常倒水，沖廁時要蓋好蓋子……這些以外，其實更要盡能力幫助身邊的人。在這個口罩、消毒酒精短缺的日子，有人沒有辦法買到這些必需品。有人呼籲懂得網購的人，把商店的口罩留給不懂上網的老人；有人發起把有餘的口罩捐出，幫助基層與有需要的人——防疫不只是你有口罩，而是大家都有口罩，才能把感染人數減低。在困難的時期，各人都不應只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周圍有需要的人的事。說到底，這其實也是神學的實踐。📖

院長的話

無論在什麼國家，當政局不穩、民不聊生、信仰及言論自由受到限制，甚至憂慮因信仰或言論被入罪坐牢的時候，有不少人自然選擇離開。敘利亞爆發內戰，無數難民湧到歐洲；緬甸的羅興亞人受到逼迫，也選擇離開家園，遷到其他國家。這些事在任何一個年代都會發生，到底信徒應該如何回應以上的處境呢？

使徒行傳8章1節記載，門徒因為逼迫、患難分散到各處。但是，他們無論到了哪裏，都向當地的人傳福音、幫助及醫治有需要的人。當有人信主，他們就成立教會，在家裏聚會。所以保羅問候弟兄姊妹時，往往用“問某某弟兄安，……又問他們家中的教會安”（羅16：3、5）或是“問與他們同在一處的人安”（羅16：15；多3：15）。這類的家庭教會，光光在羅馬帝國的首都羅馬便已經有多間。

隨著整個世界的局勢愈來愈不穩定，天災人禍愈來愈多，宗教及集會自由也受到影響，我們應該如何去回應這樣的挑戰呢？使徒行傳告訴我們，早期教會是天天同心合意地禱告、敬拜、接受及遵守使徒的教訓。

紮實的門徒訓練、信仰生活化，生活基督化，就是我們學習早期教會實踐的秘訣。唯有這樣，我們才可以做到遍地開花。無論是去或留、職業是什麼、身處什麼地方、接觸什麼人，都可以以生命影響生命，將福音活現出來，又能清楚按正意分解聖經，將福音宣講出來。這樣，在我們所處的地方，只要帶了兩三個人信主，那裏就有基督在我們中間，那裏就有教會。

當我們所處的環境愈來愈惡劣，教會受的壓力及限制愈來愈大，盼望這些壓力成為我們的動力，使我們紮實地建立門徒，在各處見證主、傳揚福音，以及建立教會。✠



蘇穎智牧師

淺論咒詛



祁惠強牧師

鑑於社會上不法、不真實、不公正、不公平、不公義的制度或行為，極多人感到憤怒，堅持找出真相、要求改變，或是提出訴求、譴責，投入抗爭，甚或向敵人辱罵、咒詛。

比較溫和的社運人士曾經提出用“和理非非”的方法來表達政治訴求，即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現在已普遍轉為“和理非”，非粗口被視為有言論審查之嫌，而且難以給粗口下定義，故不應當作抗爭的原則。至於咒詛，在聖經並不罕見，從舊約到新約都有，甚至福音書也記述主耶穌的咒詛。那麼基督徒可否咒詛？面對不公不義的事，基督徒當然不應沉默，必須發聲（彌6：8；摩5：12-15）。那麼，對待惡人的時候，信徒是否有足夠的聖經理據，可以咒罵、爆粗？

英語curse的意思，包含咒詛的內容和粗言辱罵的方式。本文嘗試回答兩個問題：基督徒可否咒詛？基督徒可否講粗言？我先從聖經裏找出有關咒詛的記述，再討論聖經裏對言語相關的教導。

1. 聖經裏的咒詛

1. 舊約

‘*arar*’一字在舊約五十二節經文出現，意思比較單一，多被翻譯為咒詛、咒罵。通常用作祝福（*barak*）的相反詞。

神的創造原是美好的（創1：4, 10, 12, 18, 21, 25）。然而當人犯罪後，神的審判隨即來到，包括咒詛（‘*arar*’，創3：14-19），先是

對蛇（撒但），後對女人和亞當，最後地也受到牽連（創3：17、4：11、5：29；參羅8：19-22）。

亞伯拉罕的約第一次記述在創世記（創12：1-3），*'arar*一詞也有出現，說明神無條件的祝福與咒詛的應許。另外*'arar*也曾用在試驗婦人是否行淫（民5章），和巴蘭咒詛以色列人一事上（民22-24章）。

申命記27至30章綜合了摩西的約，以色列重新立誓，正式承認約的條款，受它的約束。當以色列對耶和華順服的時候，會帶來祝福（申28：1-14），但若他們悖逆，便受到耶和華的咒詛（申28：15-68）。

而在約書亞記，基遍人用計謀欺騙約書亞和以色列人，結果他們免受殺害，卻要受到咒詛（*'arar*），作以色列人的奴僕（書9：3）。

咒詛另外一個希伯來詞 *qalal*，在七十九節經文裏出現，比 *'arar* 稍多。這兩詞的意思重疊，若是要分別，*'arar* 專指咒詛，即離開祝福；*qalal* 的意思比較闊，可以指鄙視、輕視或詛咒。*Qalal* 的基本字幹 *qal* 有輕微、減輕、迅速的意思，可引伸為小看；而加強字幹 *piel* 則有成為卑劣、咒詛的意思。

挪亞出了方舟後，給耶和華築了一座祭壇，耶和華的回應是：“我必不再因人的緣故咒詛（*qalal*）這地……”（創8：21）。而在創世記12章3節，*qalal* 和 *'arar* 兩字都有出現。耶和華說：“給你祝福的，我必賜福給他；咒詛（*qalal*）你的，我必咒詛（*'arar*）他；地上的萬族，都必因你得福。”

這個詞也出現在利未記，談及律法禁止咒罵（*qalal*）聾子（利19：14）、父母（利20：9），或褻瀆咒詛耶和華的聖名（利24：11-16）。而在撒母耳記下，掃羅家族的示每咒罵（*qalal*）正在逃難的大衛，又拿石頭投擲大衛和他所有的臣僕（撒下16：5-8），大衛當時雖沒有還手（16：11-12），卻始終不能釋懷，臨終時提醒兒子所羅門要報仇，因為示每“用狠毒的咒語（*qēlalah*，名詞，從 *qalal* 來，可譯作髒話）咒罵（*qalal*）我”（王上2：8-9）。

在遠古近東的異教文化，咒詛（curse）與咒語（spell）相似，都是迷信的法術。他們相信人，特別是占卜者，可以召喚或控制神明，用言語控制敵人，使對方遭遇禍害。其中一個例子是非利士人歌利亞藐視大衛，指著自己的神咒詛（*qalal*）大衛（撒上17：43）。

另一個例子發生在摩押平原。以色列人數眾多，準備進入迦南，摩押人懼怕恐慌，於是摩押王巴勒請一位異教的先知巴蘭來咒詛以色列人。“現在請你來，替我咒詛（*'arar*）這民，因為他們比我強盛，或者我能夠擊敗他們，把他們從這地趕出去；因為我知道你給誰祝福（*barak*），誰就得福（*barak*）；你咒詛（*'arar*）誰，誰就受咒詛（*'arar*）”（民22：6）。然而故事的結果剛好相反，巴蘭知道他無法咒詛那些上帝祝福的人（民23：8），這正顯示出神的信實，守著亞伯拉罕的約。最後巴蘭也受神的審判，遭到殺害（民31：8, 16）。

然而，'arar與 qalal 的用法有時互通。如，出埃及記22章28節所說，“不可咒罵（qalal）神，也不可咒詛（'arar）你人民的領袖”。神有至高的主權，與人當然不同。神不准人咒詛領袖，相信是防微杜漸，因為咒詛領袖可能會鼓勵人不尊重上帝的權威（徒23：5）。示每之死似乎是一個例子。而約伯和耶利米因受極大痛苦，曾自我咒詛，咒詛自己的出生（qalal，伯3：1；'arar，耶20：14-15），可是從經文所見，這好像間接地埋怨與批評創造主。

咒詛最初是因為罪，也是從神而來，強調神完全的公義與主權。換句話說，只有神才有咒詛的特權。就如耶和華曾指摘以色列人和祭司的詭詐，不聽從神、不榮耀神，偏離了祂的律例，當受祂嚴厲的咒詛（'arar，瑪1：14、2：2、3：9）。

在舊約，無論是祝福或是咒詛，是與神和祂的約有關，特別是亞伯拉罕的約和摩西的約。新約教會的信徒只是亞伯拉罕屬靈的後裔，得享亞伯拉罕的約的福分（加3：14, 29），不可混淆為亞伯拉罕肉身的後裔（以色列），承受約裏所有的祝福與咒詛。至於摩西的約，已被新約取代（耶31：31-34；來8：6-13），當中提到祝福與咒詛的條款現今也不適用。

2. 新約

新約聖經有些地方記述了不同的咒詛，有時雖然沒有用“咒詛”一詞，讀者卻能從文情中自行領會。

耶穌咒詛無花果樹的故事，馬可福音（可11：12-14, 20-24）和馬太福音（太21：18-20）都有記述。耶穌從伯大尼回到耶路撒冷，祂餓了，“遠遠看見一棵長滿了葉子的無花果樹，就走過去，看看是否可以在樹上找到什麼。到了樹下，除了葉子什麼也找不著，因為這不是收無花果的時候。耶穌對樹說：‘永遠再沒有人吃你的果子了！’祂的門徒也聽見了”（可11：13-14）。次日，他們看見那棵無花果樹連根都枯萎了（可11：20）。

這個比喻常被人質疑，認為耶穌不合理，在不是收成的日子，咒詛一棵只有葉子的無花果樹（可11：21），是強樹所難。其實，第13節的“因為”給我們一個線索。通常無花果樹收成前，先有一些細小的雛果伴著葉子，可供人進食，阿拉伯語稱 *taqsh*。¹ 這些不是真正的無花果，卻意味著要來的收成。那年沒有 *taqsh*，即是沒有收成。

耶穌以無花果樹來指耶路撒冷和以色列，譴責以色列，說她徒有外表的敬虔，卻沒有可以榮耀神的果子。咒詛無花果樹枯萎，是預言對以色列要來的審判。這咒詛是耶穌所行唯一破壞性的神蹟，教導的功課卻是正面，說明信心與禱告的關係（可11：22-24；太21：21-22）。

另外，耶穌責備不肯悔改的哥拉遜和伯賽大：“哥拉遜啊，你有禍了！伯賽大啊，你有禍了”（太11：21）！在審判的日子，他們所受的苦比外邦人的城推羅和西頓更甚。有禍（*ouai*）是感歎詞，即哀哉，不但包含譴責的怒氣，也帶有憂傷、哀歎的意思。

馬太福音23章13至36節的經文是主耶穌最長的咒詛。祂毫不留情地嚴厲斥責經學家和法利賽人，六次稱這些領袖為虛偽的，一次是瞎眼的嚮導（太23：16）。若把第14節也計算在內，共有八禍。這一節的“有禍了”同樣是用了 *ouai* 這個詞。

使徒行傳裏也有好幾個咒詛的案例。彼得施行教會第一次的懲治，亞拿尼亞和他妻子撒非拉欺騙聖靈，被神擊殺（徒4：32—5：11）。彼得對撒非拉的“咒詛”好像一個立時應驗的預言：“你看，埋你丈夫的人的腳，已經到了門口，他們也要把你抬出去（5：9）。

之後彼得與約翰被差到撒瑪利亞城，察看腓利傳揚福音的工作。彼得咒詛那行邪術、受了洗，又想用錢得到聖靈恩賜的西門，說：“你的銀子跟你一同滅亡吧！因為你以為神的恩賜，是可以用錢買的”（徒8：20）。

保羅第一次宣教旅程，去到塞浦路斯的帕弗。一個猶太人的術士，又是假先知的巴·耶穌，又稱以呂馬，與使徒作對。保羅被聖靈充滿，對以呂馬咒詛：“你這充滿各樣詭詐和各樣奸惡的人，魔鬼的兒子，公義的仇敵！你歪曲了主的正路，還不停止嗎？你看，現在主的手臨到你，你要瞎了眼睛，暫時看不見陽光”（徒13：10—11上）。這與彼得在使徒行傳第5章的咒詛相似，保羅使以呂馬立時眼瞎。“他就立刻被霧和黑暗籠罩著，周圍找人牽他的手，給他領路”（徒13：11下）。但是，路加沒有說以呂馬因此悔改，反而旁邊的省長士求·保羅信了主。

希臘文 *anathema* 多被譯咒詛，在新約經文出現六次，其中保羅用了五次，有三處是用來咒詛他人。這字是指獻給神的供物，沒有期望被贖回；如果是動物，則將其殺死，因此 *anathema* 是指注定要被毀滅的人或物。

保羅三次用 *anathema* 這詞，都是與福音和信仰有密切的關係：“但無論是我們，或是從天上來的使者，如果傳給你們的和我們以前傳給你們的福音不同，他就該受咒詛（*anathema*）。我們已經說過，現在我要再說，如果有人傳給你們的和你們以前所領受的福音不同，他就該受咒詛（*anathema*）”（加1：8—9）。“如果有人不愛主，他就該受咒詛（*anathema*）。主啊，願祢來！”（林前16：22）。

保羅對猶太人的得救著急，甚至願意放棄自己的救恩。雖然這是不可能的，卻真誠地表達了保羅對同胞深厚的愛意。“為我的同胞，就是我骨肉之親，就算自己受咒詛（*anathema*），與基督隔絕，我也甘心”（羅9：3）。

從 *anathema* 引伸而來的字有 *katathematizō*（詛罵、強烈地詛咒，在新約只出現一次，見下）和 *anathematizō*（詛咒、受詛咒的約束），都與起誓有關，即是說，若不守這個誓，便會招受咒詛。

當耶穌被捉拿，彼得三次不認主。有兩本福音書提及他最後，也就是第三

次不認主的時候，要起誓證明與耶穌絕無關係。如馬太福音26章74節所說，“彼得就發咒（*katathematizō*）起誓說：‘我不認識那一個人。’”又如馬可福音14章71節所說，“彼得就發咒（*anathematizō*）起誓說：‘我不認得你們說的這個人！’”

在耶路撒冷，四十多名猶太人發誓（*anathematizō*），不殺保羅，就不吃不喝（徒23：12, 14, 21）。可惜聖經沒有提到保羅去了該撒利亞後，這些人禁食的結果。

新約與舊約一樣，說明咒詛是神的權柄，好像耶穌的咒詛，任何人都不可僭越。然而主耶穌的咒詛有其安慰之處，“有禍的”（*ouai*）不全是責備，也有憂傷哀歎。耶穌對虛偽的宗教領袖說完七禍後，見到祂的憐憫：“你們怎能逃脫地獄的刑罰呢”（太23：33）？跟著祂為耶路撒冷歎息，“多次想招聚你的兒女”（23：37）。

教會初期，使徒彼得和保羅的咒詛，是極度強烈，關乎福音的純正。我們要注意，這些咒詛是描述性，敘述使徒對“另類”福音的譴責，而非規範性，要求基督徒依樣葫蘆地去做。另外，這些咒詛是普遍性的，並非特定針對某一個人。況且我相信教會已被建立（弗2：20），現今沒有、也不需要使徒，所以嘗試從聖經支持這類的咒詛是有困難。那麼，基督徒可否咒詛？簡單的答案是不可以。

II. 咒詛的解決

另一個希臘文名詞*katara*，是前置詞*kata*（可以解“下來”）加上*ara*（“禱告”），有用祈禱拉下來、咒詛的意思。

保羅強調因信稱義，罪的咒詛不可能靠行為除去，人的無能為力正是被律法指摘：“凡是靠行律法稱義的，都在咒詛（*katara*）之下，因為經上記著：‘凡不常常照著律法書上所寫的一切去行的，都被咒詛（*epikataratos*，申27：26的‘*arar*’）’”（加3：10）。

相反，無罪的基督甘願替代罪人，成為咒詛，被釘十字架，從而拯救世人。“基督替我們受了咒詛（*katara*），就救贖我們脫離了律法的咒詛（*katara*），因為經上記著：‘凡掛在木頭上的，都是受咒詛的（*epikataratos*，申21：23 *qēlalah*）’”（加3：13）。

然而不是每個人都會得救。基督會在災難期之後回來，審判以色列和外邦人。馬太福音25章31至46節記載，按著外邦人（32節的萬族，*ethnos*）如何對待災難裏的猶太人（40節，耶穌的弟兄，*adelphos*），來顯出他們與主耶穌的關係，也決定他們能否進入千禧年的國度。²“王也要對左邊的說：‘你們這被咒詛的（*kataraomai*），³離開我，到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裏去吧’”（太25：41）！

感恩的是，因著基督的救贖，最終這個世界過去，神重新創造的新天新地，再沒有任何的咒詛。“所有咒詛（*katathema*，*anathema*的加強）都不再有了。城裏有神和羊羔的寶座，祂的僕人都要事奉祂”（啟22：3）。

神因著被造物的罪惡而咒詛，同時也差祂的兒子成為咒詛，滿足了神對罪審判的要求，提供救贖，使人可以離開咒詛，在永恆裏再沒有咒詛。這全是出自智慧、大能和恩典的神，人沒有可誇之處。阿們！

III. 聖經的要求

那麼救主耶穌對跟從祂的信徒有什麼要求呢？道德上，信徒要追求聖潔。聖潔是上帝對信徒最大的願望，也是信徒在世成聖過程的第一優先。因為神是聖潔的，屬祂的人都要聖潔，利未記就重複多次“你們要聖潔”（利11：44—45、19：2、20：7、26、21：8）。彼得也是這樣勸勉信徒。“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的，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因為聖經上記著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彼前1：15—16）。在聖潔的大前提下，“一切所行的事上”也包括信徒的說話，所以咒詛似乎有違聖潔的原則。讓我們看看聖經對話語和咒詛的教訓。

1. 舊約

舊約的箴言有不少關於言語的教導，如“敬畏耶和華就是恨惡邪惡；驕傲、狂妄、邪惡的行為、乖謬的口，我都恨惡”（箴8：13）、“義人的口結出智慧的果子，乖謬的舌頭必被割除”（箴10：31）和“柔和的回答使烈怒消退，暴戾的話激動怒氣”（箴15：1）。

乖謬（*tahpukah*）指本來應該正直的東西彎曲，有事物扭曲，顛倒的意思。義人的標記是說真實、智慧、柔和的話，而詩人看咒詛是惡人的標記，如“他口裏充滿咒詛（‘*alah*，咒詛，發誓的惡果）、詭詐和欺壓的話，舌頭底下盡是毒害與奸惡”（詩10：7）和“他愛咒詛（*qēlalah*），願咒詛（原文“它”）臨到他；他不喜愛祝福（*bērahah*），願福樂（原文“它”）遠離他”（詩109：17）。

喜愛咒詛的不喜愛祝福，兩者不能兼容。喜愛咒詛他人的自己卻得到咒詛，不喜愛祝福的更得不到祝福。神好像對惡人說：“願你心想事成！”

2. 新約

主耶穌教導門徒要愛仇敵，“為迫害你們的祈禱”（太5：43—44），就像路加福音6章28節說：“咒詛（*kataraomai*）你們的，要為他們祝福，凌辱你們的，要為他們禱告”。信徒不但不去咒詛別人，反倒以祝福回應別人的咒詛。世界的人認為這是有違常理，對基督教信仰來說卻是理所當然。

更重要的是，人的說話，或善或惡，都顯露人內裏真正的自我。在審判的日子，“要照你的話被稱為義，或定為有罪”（太12：36—37）、“……因為心

中所充滿的，口裏就說出來”（太12：34下）和“良善的人從心中所存的良善發出良善，邪惡的人從心中所存的邪惡發出邪惡；因為心中所充滿的，口裏就說出來”（路6：45）。

保羅在羅馬書的命令與主耶穌在山上的講論相似：“迫害你們的，要為他們祝福（*eulogeō*）；只可祝福（*eulogeō*），不可咒詛（*kataraoimai*）”（羅12：14）。他強調信徒作為新造的人，生活方式要與信主之前有別，禁止說謊言和壞話，要說真話、好話、建立人和使人得益處的說話。“所以，你們要除掉謊言，各人要與鄰舍說真話，因為我們彼此是肢體。……一句壞話也不可出口，卻要適當地說造就人的好話，使聽見的人得益處”（弗4：25, 29）。

使徒也吩咐提多勸年輕的男子要自律，“言詞要純正，無可指摘”（多2：8）。至於耶穌的兄弟雅各說信徒作虔誠人，要“約束他的舌頭”（雅1：26），不可以咒詛人。這是非常清楚的命令，雅各以簡單的神學原則解釋，因為人是按著神的形象被造，所以不應被咒詛。況且同一個舌頭不應該用來頌讚神，又用來咒詛人。“我們用它（舌頭）來稱頌我們的主和天父，又用它來咒詛（*kataraoimai*）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同一張嘴竟然又稱頌主，又咒詛（*katara*）人；我的弟兄們，這是不應該的”（雅3：9-10）！

彼得同樣提醒“藉著聖靈得成聖潔”（彼前1：2）的信徒：“凡希望享受人生，要看見好日子的，就要禁止舌頭不出惡言，嘴唇不說詭詐的話”（彼前3：10）。

結語

所以，基督徒可否用粗言嗎？不可以。粗口、髒話是社會文化的一部分，按時代而改變，難以下定義。但是人普遍對粗鄙不雅的話還是有共識。粗口離不開其內容和意圖，一是淫褻，一是使聆聽者感覺侮辱。若信徒不應該咒詛，那麼用任何形式和方法來咒詛，包括髒話，都是不應該的。

基督徒可否說非咒詛的粗口？說粗口幫助我們與某些人溝通、傳福音，不是好嗎？答案是不可以。聖經要求信徒在生活的所有方面追求聖潔，包括言語。我們不是要定出基督徒可說或不可說的詞彙，那是律法主義。我們要說建立人、叫人得益處的話。與人溝通、建立關係和傳福音，需要用受眾明白的言詞，卻不需要說粗言穢語。

弟兄姊妹，讓我們彼此勉勵，控制舌頭。被辱罵、被咒詛而不還口、不咒詛，只有祝福。最要緊的是宣講基督的福音，因為祂已經除去罪的咒詛！

* 本文的經文採用新譯本。

1. F. F. Bruce, *Hard Saying of Jesus* (Downers Grove, IL: IVP, 1983), 208-9.

2. 這是作者所持的時代論對這段經文的觀點。

3. *Kataraoimai*是從*katara*來的動詞。之前彼得跟耶穌說，“你所咒詛（*kataraoimai*）的無花果樹，已經枯萎了”（可11：21）。

華人神學教育和治學法的更新



路加福音3章4至6節記著說：“正如先知以賽亞書上所記的話，說：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祂的路！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彎彎曲曲的地方要改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為平坦！凡有血氣的，都要見神的救恩！”這段經文很清楚地顯明神的心意，讓凡有血氣的認識祂，以及祂的作為之路是一條直路——正直而又平坦的路，並不是通過彎彎曲曲、坑坑窪窪之路。

然而，人認識神的方法，普遍認為需要靠聖經和其他資料文獻。如果是這樣，認識神的方法就不算是直路，也就有違神在路加福音3章4至6節所顯明的心意。事實上，筆者已證明希伯來書宣揚“以經解經”（autopistic）的神學，¹以及在此神學基礎上所建構的神學治學法是直接把人帶到聖經這條直路上認識神，不需要靠聖經以外的文獻和書本，因此這是一種堅持唯獨聖經的治學法，也是吻合這段經文所顯明神心意的治學法；而“互補解經”（axiopistic）的神學治學法把學生帶到聖經和聖經以外的資料和文獻認識神，雖然有以經解經的成分，卻不是唯獨聖經，而是一種聖經加上聖經以外的資料和文獻之“混合式”（mixed）的神學治學法，並不是直路，乃是彎路，這就有違神起初的心意。

雖然我們接納聖經正典的權威，但由於西方的神學和神學治學法，是在初期教會為護教所產生的大公會議文獻之教義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換言之，第一次大公會議（主後325年）所產生的尼西亞信經和第二次大公會議（主後381年）所確立聖靈是神，以及三位一體時，這些被認為是基督教信仰核心的教義，都是在聖經沒有彙編完成的情況下（聖經正典的確立是主後397年），受到種種聖經以外的思想而形成，主要源自哲學、理性、經歷和文化。²



許勁浪牧師

而且，這些大公會議所產生的教義文獻的通過、確立和生效，甚至是在羅馬皇帝的御旨干預之下進行的，並且在以後歷屆教皇諭令之下獲得合法性的傳承，甚至基督新教與羅馬天主教組織上的分裂也沒有完全根除這一神學治學法的影響。絕大數的學者如馬丁路德，是運用“混合式”（mixed）的神學治學法，即以“互補解經”的方法認識神。³這種神學治學法因為有較多的資料而有助於以追求“求新、創見”為目標的神學學術發展，因此成為神學學術界主流的神學治學法。但是，對於以“求真、求生命”為目標的教會而言，“互補解經”不應該成為他們使用的治學法，而應返璞歸真、代之以“以經解經”的神學治學法。

由於教育必須針對其對象和其本身處境，這一任務對於以神學學術和學位頭銜為圭臬的西方教會界，包括西方處境下的華人教會而言是任重而道遠。相反，對沒有著名神學院和大教會歷史桎梏的中國大陸華人教會而言，“以經解經”的神學治學法反而成為迅捷實用的幫助，使他們可以率先擺脫“互補解經”神學治學法的捆綁。

大陸華人佔了全世界華人的絕大多數，他們和海外“華人”所身處的政治和文化處境差異甚大。大陸華人教會神學教育和神學治學法的更新，必將成為自己的祝福和對世界教會帶來貢獻。

本文要針對大陸華人身處的政治和文化處境的差異性，拋磚引玉地舉出以下三個理由，指出為何“以經解經”的神學能給華人神學教育和治學法帶來更新。

1. “以經解經”的治學法，比起“混合式”的治學法，更能有效地在最短的時間內為教會訓練出更多的神學老師。現在大陸華人和海外“華人”所受的神學教育都是“混合式”，是求異和求新的學習，需要無窮盡地看新書。因此，這治學法需要為學生提供一個大的圖書館，而大陸的神學教育因為沒有這樣的條件裹足不前；但是，“以經解經”的神學教育只需用聖經和少量的書就足夠了，這些少量的書主要包括一些重要的原文釋經工具書。換句話說，“以經解經”的神學院不需為學生提供一個圖書館，只需提供一個小小的USB就足夠了，因很多重要的原文釋經工具書已有電子版。因此，“以經解經”的神學教育是流動性的學校，像摩西的會幕一樣，不須有圖書館或固定的某地方去運作。
2. “以經解經”的神學教育不需靠學者去評估其神學教育是否達到某學位的學術水準，因這標準是源自聖經的本體論（太22：23-33；可12：18-27；路20：27-40），⁴不是源自學者的學術權威，以至主也是單單倚靠聖經的啟示及權威，就鑒定出撒都該人的神學是錯誤的。因此，“以經解經”的華人神學可以完全擺脫海外西方神學的學術鑒定要求，不需一定與西方的神學家對話，目的是要使教會能在最短時間

內真實地為華人建立一套適合自己處境的神學，甚至建立自己的學術鑒定機制，鑒定各處不同的華人神學教育之水準是否達到真正的“以經解經”，使所有華人神學院能在學術和真道上合一（弗4：13）。但是，這真道上的合一不排除各宗派的神學院有宣揚有自己特色之神學取向，也不代表“以經解經”的神學教育不需要在學術上作不斷的更新。

3. 神學院存在之目的必須是先為教會和生命的更新，追求學術的更新自然是次要。因此，“以經解經”的神學是為教會和生命的更新，方法是在最短時間內，讓教會有能力更新和培訓老師。筆者和多位老師曾在各地華人教會做“以經解經”的培訓，使學生能在自己教會完成一年全時間課程後，便能分辨真假教義，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來6：1），獨立在教會帶查經或作老師或牧師。因此，這訓練能大大滿足今日華人教會最迫切的需要（缺乏工人），使教會在化整為零的政治壓力下，雖已被迫分散成很多小組聚會，仍能在短時間內，培育出新老師或牧師牧養許多的羊，並藉維持用真道使每個小組聯結成一間無形而合一的教會。這些老師或牧師在完成一年的課程後，若想在教會或宣教工場作“以經解經”的神學老師，只要繼續在教會完成最少兩年的全時間聖經原文課程，便可在有需要的工場作實習神學老師。

感謝神，筆者事奉的神學院可能是華人神學教育界裏其中一間最“以經解經”的神學院，因學院不單堅持唯獨聖經，更宣揚要按字面釋經和前千禧年的神學解經，這些觀念都完全吻合“以經解經”的神學治學法。這些先天條件，再加上藏書甚豐之圖書館，令筆者深感恩福的學生所走的路實在是正直而又平坦的路，給學生能儘快先在“以經解經”的神學上作師父（來5：12），然後再在“混合式”神學對話上作師父以釋放被“著書多，沒有窮盡；讀書多，身體疲倦”（傳12：12）所捆綁的眾多牧者和弟兄姊妹。

1. 參筆者之博士論文：King L. She, *The Use of Exodus in Hebrews*, Studies in Biblical Literature (New York: Peter Lang, 2011), see chapter 8.

2. 同上，頁58。

3. 參許勁浪：〈發掘揭示路德的屬靈遺產：邁向以經解經的稱義論〉，《義配恩源蕩蕩流——宗教改革五百周年文集》（香港：牧職神學院，2017），頁121-162。

4. 許勁浪：〈從基督和撒都該人談復活來看神學〉，《神學與生命塑造：基督、生命與神學》，第十七期（2012），頁20-28。

神學反思系列

耶穌基督：

末後的亞當



張永信牧師

序言

使徒保羅於哥林多前書15章45節有曰：“首先的人亞當成了有靈的活人，末後的亞當成了叫人活的靈”。此言無庸置喙是把耶穌基督與亞當作對比，而前者被稱為末後的亞當。按此了解，耶穌作為末後的亞當此稱謂，最早出現於保羅的著作中（又參羅5：12－19），但此理念不是來自保羅，而是深埋於初期教會的傳統中。¹ 此觀點從福音書中的記述中多有映現。

I. 耶穌是得勝的亞當

細察福音書中不少的經文，大有可能有著耶穌是末後的亞當概念，並將祂與亞當作對比。最早出現的福音書是馬可福音，但對比起馬太福音及路加福音，它並沒有記述耶穌的出生篇及少年篇。然而，當耶穌被聖靈催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時，作者對於試探的內容隻字不提：“祂在曠野四十天，受撒但的試探，並與野獸同在一處，且有天使來伺候祂”（可1：12－13）。不少學者主張，作者在這裏是有意把耶穌與亞當作對比。² 亞當在樂園裏被魔鬼試探，耶穌所處身的是遠比樂園惡劣的曠野，一處荒涼之地。再者，亞當要為野獸命名，對照耶穌與野獸同在一起。不同的是，耶穌勝過撒但的試探，亞當卻失敗了。結果，亞當被趕出樂園，從此在天使的守衛下，不得再回樂園（創3：22－24），耶穌卻得著天使的服侍。

猶有進言，圍繞耶穌在曠野受魔鬼試探的事件，福音書的作者們都有意把耶穌對比昔日的亞當。例如馬太福音4章3至4節及路加福音4章2至4節，闡述了耶穌所面對第一個試探，便是祂餓了，於是魔鬼進前，煽惑祂把石頭變餅充饑。這試探與昔日亞當貪吃禁果類似，但仔細對比下，耶穌是餓了，曠野沒有其他食物充飢；對比亞當偷吃禁果，不是因著肚餓，而且樂園中滿是果樹，選擇何其多。可惜的是，亞當仍失敗，耶穌卻得勝了。

論到路加福音中耶穌的家譜，與馬太福音的有所不同。作者將家譜放在耶穌接受施洗約翰洗禮之後，受魔鬼試探之前；繼而表明亞當是神的兒子（路3：38）。在此，作者大有可能表示，耶穌洗禮時也被父神肯定為：“我的愛子，我喜悅你”（路3：22）。換言之，耶穌作為神的兒子，與亞當也是神的兒子成了對比，耶穌得勝了魔鬼的煽惑（路4：3-4），亞當則反之。

II. 耶穌自稱是人子與亞當的關係

在福音書中，耶穌經常自稱是人子，奇怪的是保羅的書信中卻對此隻字不提，其解釋有二：

1. 人子乃隱晦之辭，在世的耶穌常用之以隱藏祂彌賽亞的身分。當祂復活了，身分不再隱藏，是實至名歸的彌賽亞，故保羅不再用之，反而直接尊稱祂為神的兒子，是主耶穌基督。³
2. 人子一詞有亞當之意涵，故在保羅以末後的亞當取替人子稱呼耶穌基督，以達到他寫作的神學意旨。

人子一詞的希臘文是 *ho huios tou anthropon*。由於兩個名詞（人與子）其前都附以冠詞，故可譯作那人的那兒子。那人是亞當，⁴ 而那兒子大有可能是指創世記3章15節中耶和華神的應許：“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這裏所指的，傷魔鬼的頭的後裔，便是活在世上，由馬利亞所生的人子耶穌。

在此，我們先從人子的本源說起。關於人子的背景及意涵的研討文章實在海量，大部分學者的共識倒是來自但以理書7章13至14節的背景。在那處，作者表明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並且得著權柄、榮耀和國度，管治列國萬民，而列國是以獸（四巨獸）為代表（但7：3-12）。祂將建立一存到永遠的國度，⁵ 此威榮的態勢有如耶穌於馬太福音24章30節所言：“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⁶

學者高爾（Crowe）指出，但以理書7章13至14節與創世記1章及3章有著重要的神學關係。亞當被賦予神的形像，有能力代表神管治萬物，卻因通不過試測而失敗；這人子卻把以獸為代表的列國征服，管治萬民。按此了解，先前亞當不能達成的，這人子作為末後的亞當卻達成了。

在馬可福音2章10節，耶穌表明：“但要讓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昔日亞當犯了罪，對比之下，作為人子的耶穌有赦罪的權柄。再者，“在地上”一詞，大有可能是要對照昔日神創造亞當，給他有治理大地的權柄。⁷ 按此了解，無怪乎學者但以理洛（Daniélou）力陳，這裏啟現了耶穌便是真正的亞當，來了為要重建樂園。⁸

綜上所論，昔日的亞當想擁有神的智能（見創3：5），但降世為人的人子，卻以降卑為僕人，服侍人為己任，甚至捨身取義，救贖世人（太20：28；可10：45）。當然，人子的降卑，服侍世人，後更被釘十字架，全乎祂那全然順從父神的取態。祂的全然順服，鮮明地對比了昔日亞當的叛逆。順服的結

果是祂被升為高，從死裏復活，升天得榮，而亞當因著不順從神的話，結果死亡臨到他，也臨到他的後裔，即全人類。一切信靠耶穌的人卻能從死裏復活，耶穌基督誠然是全然得勝的、截然不同的末後的亞當。祂為人類開創了一新的紀元（即末世），成就了一新的創造，構建了一群新人類：教會，一群真正屬神的，得勝罪惡和死亡的末世性群體。

III. 保羅筆下末後的亞當

至於在保羅筆下，關於末後的亞當的經文，可留意以下三處：哥林多前書15章45至49節、羅馬書5章12至19節⁹和腓立比書2章5至11節。¹⁰

1. 哥林多前書15章45至49節

經文的語境是保羅論及因基督的死而復活，一切在祂裏面的人也同樣有此經歷。作者表明，萬物的生態是各適其適，人類的始祖亞當及其後裔，以人的形狀活在世上，但耶穌作為末後的亞當，祂及一切在祂裏面的人卻以復活的榮體活在永恆裏。在結束這一段時，他表明：“我們既有屬土的形狀”，即有亞當以至世人活在世上的形態；“也必有屬天的形狀”，因信了主，將來必以復活的靈體活下去（林前15：49）。在此，保羅力證信徒復活的必然性，皆因末後的亞當開創了一全新的局面，信主的人能從死裏復活，長活在永恆裏的新格局。

2. 羅馬書5章12至19節

在討論基督所帶來給世人的，因信靠祂而得以稱義的同時，保羅強調昔日因亞當一人犯罪，引致他的後人（即全人類）都陷在罪裏，結果便是死亡臨到世人。然而，在神的恩典下，“亞當乃是那以後要來之人的預像”（羅5：14），那要來的人無疑就是耶穌，也因著祂一人的義行，即祂的順從，“眾人也就被稱義得生命”（羅5：18—19）。¹¹

保羅力陳在神的恩典下，先前犯了罪的亞當，竟然成為以後要來之人的預像，便是耶穌基督。祂被稱為末後的亞當，把人類那必死的厄運扭轉，皆因祂全然的順服（對比亞當的悖逆），以致眾人可稱義得生。

3. 腓立比書2章5至11節

這段經文是初期教會一首頗負盛名的半詩體經段，被稱“僕人之歌”，或是“基督讚歌”（Carmen Christi）。¹² 關於這是否出自保羅的手筆，仍是一具爭論的題目。¹³ 然而，儘管其早於保羅寫作時已存在，當保羅寫下此經段時，絕不會是不假思索地複製，而是作出編撰，以符合他寫作的意旨。

作者表明耶穌基督本有神的“形像”（形像原文是 *morphe*，腓2：6），對比後來祂取了“奴僕的形像”（腓2：7）。不少學者相信此措辭，是與創世記1章26節中，神以祂的形像造亞當有關。但按七十士譯本的譯法，創世記1章26節中“形狀”一詞，是另一個譯作形狀的字：*eikon*。此字與 *morphe* 到底是同義詞，還是有迥然不同的意涵，學者們並沒有達至共識。如果是同義詞，這裏

明顯是把降世為人的耶穌，與昔日的亞當作對比；但如果不是，單憑此字便不足以有此證明。¹⁴ 也許因著耶穌本是神的兒子，早已有著神的形狀，而不是因祂降世為人，才有神的形狀，故作者避免採用 *eikon* 一字，以免混淆視聽。作者故意用 *morphe* 一字，說明降世為人之前的耶穌，其實已是全然的神，¹⁵ 並且反映出祂的先存性。¹⁶ 按此理解，單憑此字，我們難以篤定作者是有意把耶穌與亞當（他們都有神的形像）作對比。

不過，由於此經段的下文強調了耶穌本與神同等，反而甘心棄權，虛己為人，成為低下如奴僕的位分，明顯地與人類始祖亞當那渴想擁有神一樣的智聰，構成了鮮明的對比。再者，耶穌那降卑的態勢，卻為祂換來升為至高的位分，尤有甚者，祂因而備受萬物敬拜，父神因而得著尊榮。這無庸置喙亦對比了亞當因要高升而犯罪，結果墮落而失去了樂園及管治大地的權能，也大大虧損了神的榮耀。綜上所論，僕人之歌內蘊含著虛己為人，全然順服的耶穌，與欲攀高峰，不順從神的亞當，構成了強烈的對比，此意識形態倒是昭然若揭。

總的來說，保羅那末後亞當的基督論，無疑是建構於福音書筆下、那全然順服的人子耶穌，這便是他於上述三段經文，尤其是腓立比書中僕人之歌的寫作背景和靈感。

IV. 全然順服的人子耶穌

新約作者們表明，活在世上的耶穌那全然順服的生命，是成就父神使命，帶來人類新生命的關鍵所在。¹⁷ 畢竟，作為猶太人，耶穌遵守摩西律法的指示，出生第八天，父母便為祂行割禮，並送祂到聖殿裏行嬰孩奉獻禮（路2：21-24）。孩童及少年時期的耶穌，每年都隨從父母上耶路撒冷守逾越節（路2：41），甚至事奉中的祂，也常在聖殿及會堂裏，虔守猶太人的安息日。當然，祂也是安息日的主（可2：28），藉著對律法重新及精準的詮釋，指出了律法深層的意涵（太5：17-19）。在人子的教導中，祂自言祂那服事眾人的使命，甚至祂將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太20：28）。

福音書記述了在世的耶穌完全按照父神心意行事。因著父神的差遣，神的兒子降世為人，成全父神所託付的使命，藉此榮耀父神（見約17：3-4）。祂順從父母的培育及教導，長大成人（路2：51）。事奉之始，為了被世人認同，祂接受施洗約翰的水禮（太3：14-15），¹⁸ 更順服聖靈的感動，進入曠野，禁食後被撒但試探，從而得勝（太4：1；可1：12）。¹⁹ 祂深知自己快要捨身取義，多次向門徒預告快要發生的：祂被出賣、受苦及遇害（太16：21、17：22、20：17-19）；但仍然順服地走上十架的苦路。在客西馬尼園中的禱告，祂向父神表明了祂情願選擇順服父神，飲下苦杯（太26：39, 42, 44）。在十架上，儘管被人調侃、欺凌、受盡屈辱，祂還是孤勇地忍受苦難，順服到底。此情景被希伯來書4章15節形容為“祂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祂沒有犯罪”，而在5章8至9節，作者更力證：“祂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祂既得以完全……”。²⁰ 從審訊耶穌的巡撫彼拉多的判辭中證實，耶穌沒有犯過任何的罪（見路23：14-15, 22）。

可見這位自稱是人子的耶穌，果真活出一個人類始祖亞當本應活出的完美生命。說白了，亞當所不能活出的，耶穌作為末後的亞當卻完美地活出來了。把福音書中的耶穌，與亞當作對比的早期教父，首推愛任紐（ca. 130—202）。他強調了耶穌基督的全然順服，逆轉了亞當的背叛。²¹ 總的來說，耶穌基督這一個如此全然順服的生命，父神給祂的回饋便是使祂從死裏復活，有如登基為王一樣升天得榮（腓2：9—11）。此情景是與人類始祖亞當的困局實有雲泥之別。這另一位亞當耶穌，不單是末後的亞當，更是得勝的亞當。

V. 反省

活在當下的我們，作為主的門徒，原本都是亞當的後人，承受了他的罪性，活在叛逆神的困境中。如今因信靠這末後的亞當耶穌基督，我們能從罪中得釋放，藉著效法基督，活一個順服神的生活。這一個生活範式，也就是神創造人類時，人類應有的範式。

1. 效法基督，活一個全然順服的生命

基督的順服，不單成就拯救世人的使命，還使神得著榮耀，堪稱榮神益人。如果我們能活出一個全然順服神的生命，也必然有此果效，²² 即帶來世人幸福：為這被罪所困的墮落世界注入正能量，重燃生命新希望，啟發旁人走出被囚於靠自己打拼的格局，讓人回歸於神。效法基督的人，因著倚靠神的力量，便能管制自己，以致影響家庭、社會及國家。如此，神創造人，給人有祂的形像，旨在讓人代祂管治大地的初心得以達成，榮耀全歸父神。

說到底，當這末後的亞當得國降臨時，將建立其普世的管治權。如此態勢，表明那先前亞當所不能的，祂全然實現了：妥善地管治世界，而我們也有份於此盛事（太19：28；路22：30；又啟3：21）。我們既然有此盼望，活在今生最重要的責任，便是活出一個全然順服神的生命。換言之，這便是我們要效法基督（太11：29；又彼前2：21），即以祂的心為心（腓2：5），跟隨這一位末後的亞當。

2. 效法基督：從關係的建立做起

效法基督的重點，是效法祂的謙卑順服。要謙卑順服，必先有信靠基督的心。信靠基督必先與復活的主建立緊密的關係。建立關係的方式可藉著研讀基督的生平，深度考量祂的教誨及濟世，默想祂奇妙的一生，藉此使我們進一步認識這一位完全人。我們不難發現祂的言論極其出眾，是智者的極致。祂言行一致，使人敬佩；祂的出現，散發著神兒子磅礴的屬靈氣場，使人懾服。如此崇高尊貴的生命卻甘願捨身取義，拯救頂撞祂的罪人（包括我們）。於是，聖靈與聖道同工，我們必然深受感動，心中對主產生了極致的敬佩和尊崇，也因著聖靈的工作，我們感應著復活主的同在和同行，也感悟著祂時刻的保守和指引。如是者，與祂同行，受著祂屬靈生命影響，漸漸地我們也活得像祂，並且從心裏順從祂的教誨。藉著歲月的磨礪，我們的生命起了劇變。其結果便是：

- i. 眼界豁達了，視野遼闊了，屬靈的分辨能力提升了。²³

- ii. 思維定式起了變化，思想變得融通，不再受困於活在當下的小格局內。關注屬靈價值觀的所在、世情的動態及發展、人類歷史的結局及神屬靈計劃的大格局。²⁴ 然後為自己訂定活在當下的人生方向，以配合神所給予的個人的召命。
- iii. 內在生命變得強大，²⁵ 有著屬靈的正能量，有能力實踐從上頭而來的異象，並經受生命的種種考驗和挑戰。²⁶

總的來說，這強大的內在生命使我們能突破心理上的重重阻礙，一步一步地走出使我們原地踏步的安舒區，從而滿有信心，昂然走在生命成長的路上。簡言之，與基督同行，從而效法祂，是你我成聖之路的王道。

1. Seyoon Kim, *Paul and the New Perspective: Second Thoughts on the Origin of Paul's Gospel* (Tubingen: Mohr Siebeck, 2002), 194–208.
2. 不少教父有此看法；又參R. A. Guelich, *Mark 1-8:26* (WBC, Nashville: Nelson, 1989), 39; 張永信：《馬可福音（卷上）》，（香港：天道，2010），98。
3. D. R. Johnson, "The Priority of the Son of Man Sayings," *WTJ* 47 (1984), 95–6.
4. "The most natural way of constructing the double definite article is that it speaks of the son of a particular man, namely Adam, who is called *ho anthropos* Genesis 1-2 LXX", Joel Marcus, "Son of Man as son of Adam," *RB* 110.1 (2003), 38.
5. 詳參張永信：《啟示錄注釋》（香港：宣道，2008，增訂版），348–51。
6. 又馬太福音26章64節、馬可福音14章62節、路加福音22章69節。
7. "...would emphasize the earthly location of the Son of Man's authority, possibly recalling the authority originally invested to Adam", Brandon Crowe, *The Last Adam: A Theology of the Obedient Life of Jesus in the Gospels*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17), 43.
8. Jean Daniélou, 引自Crowe, *The Last Adam*, 43, fn. 93.
9. Dunn 以羅馬書5章12至21節和哥林多前書15章44至49節為保羅筆下最清楚表明這主題的兩處經文；見J. D. G. Dunn, *The Christ and the Spirit: Vol 1, Christology*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8), 231.
10. 另外，哥林多後書4章7節至5章21節也有可能有此關係；見C. Marvin Pate, *Adam Christology as the Exegetical and Theological Substructure of 2 Corinthians 4:7-5:21*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1), 22.
11. 一如哥林多前書15章22節所言：“在亞當裏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裏眾人都要復活。”
12. 見Ralph Martin, *Carmen Christi: Philippians ii 5-11 in Recent Interpretation and in the Setting of Early Christian Worship*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83).
13. 詳見 Yongbom Lee, *The Son of Man as the Last Adam: The Early Church Tradition as a Source of Paul's Adam Christology* (Eugene, OR: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2), 25–33的討論。
14. "...however, the fact that eikon and morphe are not synonyms does not necessarily prove that there is no Adam-Jesus typology...", Lee, *The Son of man as the Last Adam*, 45; 詳參Gerald Hawthorne, *Philippians* (Waco, TX: Word Books, 1983), 82–4的討論。
15. "...essential nature and character of God," Hawthorne, *Philippians*, 84.
16. 留意耶穌本有神的形象，而亞當的神的形象則是被賦予的，即當他被造時才有。
17. "The twin issues of obedience and life gi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ther and Christ Jesus distinct covenantal character", Brian Vickers, *Justification by Grace through Faith: Finding Freedom from Legalism, Lawlessness, Pride and Despair* (Phillipsburg, NJ: P & R, 2013), 46.
18. "The Son of God is the just man who is fully and representatively obedient to God's will," Ulrich Luz, *The Theology of the Gospel of Matthew* (Cambridge: CUP, 1995), 36.
19. "...and the victory of Jesus as the last Adam over the diabolic temptation," Crowe, *The Last Adam*, 72.
20. 留意希伯來書2章5至11節是另一段可能暗含亞當基督論的經文；見Lee, *The Son of Man as the Last Adam*, 65–68.
21. Irenaeus, *Haer.* 3.18.1; 3.18.7; 3.21.10等。
22. "...as the last Adam, whose obedience is necessary for God's people to experience blessings of salvation," Crowe, *The Last Adam*, 2.
23. 一如腓立比書1章9至11節中，保羅的禱文：“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使你們能分別是非……”。
24. 一如羅馬書12章2節，保羅所力陳的，“心意更新而變化”。
25. 一如保羅於哥林多後書4章16節力證的：“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
26. 一如彼得前書1章7節指證的，人的生命備受考驗後，其信心是比金子更寶貴。如此的生命，必蒙神悅納。



宣教前線

跳出宣教的框框



羅兆麟牧師

當談及普世宣教的時候，很多人或許會想起一些知名的宣教士名字和故事。他們的事蹟深深地印在我們的腦海中，然而我們是否應該一成不變地沿用他們的宣教方法和思維呢？今天，我們常常看到宣教士以不同的身分和職業到世界各地宣講福音，實踐使命。有一些弟兄姊妹問：“不是同一個福音使命嗎？為何在不同的地方，宣教士要用不同的身分及不同宣教策略呢？”為了回應這提問，讓我們一同探討文化多樣性和時代性，並透過一個實例來了解今天宣教士可以怎樣建立整全的宣教工作。

首先，我們需要明白文化的多樣性。過去，教會界流行使用“三福”、“四律”和“福音橋”等福音工具。這些工具也被翻譯成為不同的語言，在不同的文化圈中使用。但是，我們在異文化中使用這些福音工具時，也不能忽略不同文化圈中的獨特性。例如，在偏遠的山區，人們面對不同的困難和需要，按著那裏獨有的生態和環境建立了獨特的生活及思考模式，而不同宗教的人士也有自己獨特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經驗告訴我們，當宣教士去到他們當中，需要先了解他們的思考方式，並運用當地人能夠明白的語言和話題，按他們能理解的方式來分享福音。因此，宣教士需要深入明白文化的多樣性，建立處境化的福音平台，這樣才能有效地帶領當地人認識基督。

此外，今天很多福音未及的國家都不歡迎宣教士直接到他們當中宣講福音，單單宣教士這個身分就攔阻了他們入境。身處這樣的地區，宣教士需要一個被當地人接納的身分才能發展有意義及可持續的宣教工作。宣教士不能一本通書讀到老，很多時候需要跳出傳統的宣教框框，發展處境化的宣教工作。

除了宣教工場的文化多樣性以外，我們也需要明白傳統外國宣教士的文化跟華人不同。大部分流行的宣教學理論和文獻都是由西教士寫成的。過去一個

世紀，西教士把他們的經驗聚集起來，建立起不同的宣教學理論。¹ 他們的經驗在西方是非常流行，並且帶來很大的果效。比如說，一個西方的宣教士去到非常貧窮的山區作醫療宣教工作，效果可以很理想。另外，西方很流行透過英語教學來開展宣教工作。² 他們的見證和宣教的策略成為我們很重要的參考材料。然而，我們是否能夠一成不變地仿效這樣的宣教方式呢？筆者見過一些韓國宣教士以英語教師的身分到福音未及的地區開展宣教工作，卻不太被當地人接納。這樣看來，在發展華人的宣教策略時，要加上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就是差派基地本身的文化。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例子帶出宣教模式的重要性。在伊拉克北部住著一個民族，叫庫爾德族。伊拉克是以伊斯蘭教為主的地區，而庫爾德族是瑪代波斯人的後裔，在主後一世紀到七世紀，曾經信奉基督教，³ 但到十三世紀，整個地區被伊斯蘭佔，庫爾德人也名義上成為了穆斯林。今天庫爾德自治區位於伊拉克北部，有三百萬的庫爾德人。艾比爾（Ebril）和摩蘇爾（Mosul）是古城，一直以來都是極度封閉的城市，基督徒很難在裏面做任何很踏實的福音工作。

在2004年，電影《烏龜也會飛》（*Turtles Can Fly*）以伊拉克戰爭為背景。⁴ 電影的主角是庫爾德族孤兒，伊拉克戰爭之後，以拆地雷為生。電影的演員都是當地人，其中一位主角被地雷炸斷雙手，唯有用口來拆地雷。這些真實的故事，叫人非常難過。

如何可以把福音帶到這些生活在困苦中的未得之民？你或者會問，庫爾德會不會很危險的？當然，人身安全是一個重要的考量。然而，庫爾德自治區並非如我們想像的可怕。2007年，庫爾德興建了一個國際機場，可從維也納直航到庫爾德。雖然庫爾德自治區在伊拉克的國土上，但也是一國兩制的地區。伊拉克人是不能進入庫爾德自治區的。

剛才說到，庫爾德自治區幾百年來都是極度封閉的地區。在伊拉克戰役後，庫爾德自治區有一段對外開放的時間。2006年，有一間英語國際大學成立，⁵ 歡迎世界各地的人去教學及留學。我們可否主動邀請一些擁有博士學位的人到庫爾德的國際英語大學任教呢？基督徒也可以帶著研究生的身分到庫爾德學伊斯蘭文化和阿拉伯文。這些都是一些可行的宣教策略。此外，有心人也可以從事醫療、教育和孤兒院等工作，服務當地的人。當我們細心去認識一個曾經極度封閉的地區時，我們可以按著實際的處境，在禱告中尋求可行的宣教模式。

除了文化多樣性，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就是時代性。城市化和全球化是很好的例子。從十九世紀初開始，城市化已經是一大趨勢。十八世紀或以前，大部分的人仍然住在農村裏。今天全球超過一半的人口住在城市。⁶ 一個世紀前，宣教士需要花上以月計的船期，才能去到宣教工場；今天，我們足不出戶，也可以接觸世界各地的人。除此以外，全球的移動人口，加速了全球化的現象。在香港，有很多不同國籍的人留學讀書，有數十萬的外籍女傭工作，

也有難民尋求庇護。因此，當思想宣教模式時，我們不得不重視城市化和全球化，這些二十一世紀的重要課題。

到了二十一世紀，我們也看到另一個新的大趨勢，就是虛擬化。在二千年初期，這只是一個口號，但到了今天，社交媒體已經成為年輕一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宣教士可以怎樣透過虛擬世界，進行有意義有價值的宣教工作呢？筆者相信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一個重要課題。

說到虛擬宣教，我在九十年代中期，開始進入互聯網。那時，我已經研究虛擬事工的可能性。我曾經在ICQ⁷中搜在中東地區，懂得英文的人，嘗試跟他做朋友。但是，彼此互不認識，一切的資訊真假難辨，難以談到福音工作。後來，在寬頻網絡的初期，我開始使用個人網誌分享福音信息。後來，Facebook出現，顛覆了虛擬世界，成為了現實世界的溝通平台。

最後與大家分享一個經驗，大約在2005年，我在日本雅虎建立了一個名為“抑鬱檢定”的測試。我把醫療用的抑鬱測試翻譯成為日文，然後放上雅虎，給日本人做檢定。誰不知這個“抑鬱檢定”在雅虎檢定榜幾十萬的檢定中，長期佔據首三位。當日本網民來做檢定的時候，我能看到他們的網上足印。我就以這個檢定設計者的身分，瀏覽他們的網誌，跟他們交流有關抑鬱和康復的資訊。這樣，我能夠足不出戶地接觸在日本的“隱蔽青年”（Hikikomori）。“抑鬱檢定”打開了一道溝通的門。有一次，一位日本基督徒看了我給隱蔽青年的留言後，聯絡我說，希望跟我一同合作把福音傳給身邊的人。這位基督徒在東京開了一間和服店。後來，他邀請網上認識的抑鬱症朋友到和服店免費拍照。這樣，線上（Online）的互動交流，最後成為實際生活（離線 / Offline）的接觸機會。今天這種線上到離線的互動是非常重要的。

談到這裏，筆者想起馬禮遜和戴德生。馬禮遜完成的中文聖經翻譯，是當時破天荒的宣教工作；戴德生在中國以中國人的方式生活，再向當地人傳福音。對於這兩位宣教士來說，他們沒有想過要成為今天的經典或建立宣教的傳統，只是細心分析了當時社會的需要，並忠心耿耿地建立處境化的福音平台，有效地把福音傳開。筆者相信，作為二十一世紀的宣教士，我們不單跟從前人的方法，更加要學習他們怎樣按著當時的時代性和處境性，跳出傳統的框框來建立適切時代需要的福音平台。

1. 如著名宣教學大師馬蓋文（Donald McGavran）以他的經驗和學術研究，發展出教會增長理論；柯瑞德（Charles Kraft）和希伯特（Paul Hiebert）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知識和宣教經驗發展出宣教文化研究等學說。

2. 西方的宣教學院按著宣教士的成功經驗，發展出他們獨有的TESOL（Teaching English As Secondary Language）宣教策略。

3. 參考：<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Kurd>。

4. 參考：<https://www.imdb.com/title/tt0424227/>。

5. 參考大學官方網頁：<https://www.ukh.edu.krd/about.php?abid=10>。

6. 聯合國的數據顯示，在2018年，全球超過55%的人口住在城市中。參考：<https://population.un.org/wup/Publications/Files/WUP2018-KeyFacts.pdf>。

7. ICQ是英語I Seek You的簡稱，在1996年面世，屬第一代網絡即時訊息傳送系統。參考：<http://www.icq.com>。

Why Did God Make Mosquitoes, Snakes, and Scorpions?



In this issue I want to address a question submitted by one of our readers. “When God created the world, why did He make mosquitoes, snakes, scorpions, and other creatures that are harmful to human beings?” I deeply appreciate this reader’s question. It shows that he or she recognizes that when God first created the earth and its creatures, He pronounced them all “good” – and without doubt, they were. Yet as this reader notes,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argue today that mosquitoes (which often carry deadly diseases), snakes (many of which are venomous and able to kill with a single bite), and similar creatures that can harm or kill humans, are good.

The key to answering to this question is found in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natural order as it existed before the Fall, and the natural order that came into being as a result of the Fall. This is because death – both the death of humans and the death of other living creatures – did not become a reality until after the Fall. Let’s examine some passages that highlight God’s original created order and the changes that took place as a result of the Fall.

Genesis chapter 1 closes with these verses that describe the earth and its creatures as He created them, and His evaluation of them.

And God said, “See, I have given you every herb that yields seed which is on the face of all the earth, and every tree whose fruit yields seed; to you it shall be for food. Also, to every beast of the earth, to every bird of the air, and to everything that creeps on the earth, in which there is life, I have given every green herb for food”; and it was so. Then God saw everything that He had made, and indeed it was very good. So the evening and the morning were the sixth day. (Gen 1:29–31 NKJV)

According to Scripture, God’s creative work was completed on the sixth day. This means that when the Fall took place sometime later, God did not supplement the created order by adding mosquitoes, snakes, scorpions – and the other creatures that are so troublesome to us – to the collection of living things. In the pre-Fall created order, such creatures already existed. They were included when God called all that



Dr. David Dean

He had made good. Therefore, we can logically conclude that even these creatures did not originally do the harmful things that they do now. Death, sickness, and suffering simply did not exist or occur prior to the Fall.

Genesis 1:30 indicates that in the pre-Fall order, all land creatures and all birds were vegetarians. God provided plants as their only and fully sufficient food. Thus death was neither a reality nor a necessity in the pre-Fall condition of the earth. Interestingly, no specific statement is made in Genesis 1 regarding the food of water creatures. It is not unreasonable to assume, however, that sea creatures also ate plants: both macroscopic plants (such as seaweeds) and microscopic plants (such as photosynthetic plankton).

We may find it difficult to imagine a world in which animals that are carnivorous today could survive on plants alone. Yet this is exactly what God's Word indicates when it describes the pre-Fall earth. Isaiah 11:7 and 65:25 lend support to this idea in their descriptions of the behavior of carnivorous animals during the future Millennial kingdom of Christ, when many of the curses of the Fall will have been lifted from the earth.

The cow and the bear shall graze; Their young ones shall lie down together; And the lion shall eat straw like the ox. (Isa 11:7 NKJV)

“The wolf and the lamb shall feed together, The lion shall eat straw like the ox, And dust shall be the serpent's food. They shall not hurt nor destroy in all My holy mountain,” Says the LORD. (Isa 65:25 NKJV)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continuing research into the behavior of dinosaurs suggests that most, and possibly all, of the dinosaurs were in fact vegetarians, even after the Fall.

In a moment we will turn our attention to the results of the Fall. But before we do, let's consider the highly important verse that theologians call the *creation mandate*: Genesis 1:28. God spoke these words to the first couple on the sixth day of creation, shortly after He had made Eve from Adam's rib.

Then God blessed them, and God said to them, “Be fruitful and multiply; fill the earth and subdue it; have dominion over the fish of the sea, over the birds of the air, and over every living thing that moves on the earth.” (Gen 1:28 NKJV)

With these words God bestowed upon Adam and Eve th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privilege of being His caretakers of planet Earth and all of its creatures. In addition to giving our first parents charge of the animal world, the creation mandate also gave them charge over the plant world. God placed Adam and Eve in the garden of Eden: a beautiful place filled with fruit-bearing trees. God had created an entire planet teeming with both plant and animal life, but it seems that He left the task of beautifying, organizing, and cultivating the wild earth and training its animals to Adam and Eve and their future descendants. It seems that the garden of Eden was more than merely a beautiful place for the couple to start their lives. It was also a sample of what God

expected the couple and their descendants to do with the rest of the earth. Imagine how wonderful the world could have been had Adam and Eve not fallen into sin, but instead had fulfilled their God-given, glorious task, turning the entire planet into a beautiful garden like Eden!

Sadly, the serpent soon entered the scene, leading the couple to rebel against God and His command not to eat of the forbidden fruit. Two passages in particular highlight the penalties that God imposed as a result of the sin of Adam and Eve: one in Genesis 3, and the other in Romans 8. First, let's consider God's words to Adam in Genesis 3:17–19.

“Because you have heeded the voice of your wife, and have eaten from the tree of which I commanded you, saying, ‘You shall not eat of it’: Cursed is the ground for your sake; In toil you shall eat of it All the days of your life. Both thorns and thistles it shall bring forth for you, And you shall eat the herb of the field. In the sweat of your face you shall eat bread Till you return to the ground, For out of it you were taken; For dust you are, And to dust you shall return.” (Gen 3:17–19 NKJV)

We might be tempted to think that the penalty for Adam's disobedience was merely God's curse upon the plant world. Clearly God's curse changed the behavior of plants, the source of food for both man and animals. Where edible plants and fruit trees had previously grown easily, now weeds and thorns would tend to dominate, making agriculture a continual battle for survival. But the penalty went further. God imposed the penalty of physical death on mankind. And that was not all. Death came not only to man, but also to all living creatures.

Paul speaks of that reality in Romans chapter 8.

For I consider that the sufferings of this present time are not worthy to be compared with the glory which shall be revealed in us. For the earnest expectation of the creation eagerly waits for the revealing of the sons of God. For the creation was subjected to futility, not willingly, but because of Him who subjected it in hope; because the creation itself also will be delivered from the bondage of corruption into the glorious liberty of the children of God. For we know that the whole creation groans and labors with birth pangs together until now. (Rom 8:18–22 NKJV)

In a very real sense, all living things are suffering the consequences of Adam's sin. The “bondage of corruption” of which Paul speaks here is suffering and death. There was no death in the pre-Fall creation. But when Adam and Eve sinned, God placed the penalty of death upon not only them, but also upon the creatures that God had placed under their care. Thus the penalties of the Fall brought drastic changes to all living things.

First, as we have seen, the penalties of the Fall made agriculture difficult. Now Adam's efforts to raise plant food would be hampered by thorns and weeds. Life would become a constant struggle. Second, conflict arose between Adam and Eve. God's penalty upon Eve (Genesis 3:16) included a persistent tendency to be dissatisfied with Adam's leadership. To make matters worse, Adam's struggle to eke

out a living for his family would mean less time for him to care for Eve, heightening her dissatisfaction with him. Third, death came to all living creatures by various means that we will consider shortly. Finally, although Scripture does not specifically mention it, it seems clear that the animals, who previously had been placed under man's care for both their benefit and his, began to be hostile to both man and each other. Now they became agents of both suffering and death. Scripture does not spell out the details, but a bit of sanctified imagination can paint a picture that will not be far from the truth.

Microscopic creatures that had previously served beneficial purposes before the Fall now changed their behavior, causing disease. Mosquitoes that previously had been harmless to man and other animals began to use their tiny hypodermic needles to extract blood from animals and man, simultaneously spreading harmful viruses and microbes. Animals that had previously been content dining on plants, suddenly became violent, attacking and eating other animals, and even attacking man.

One may ask, "Why did God create creatures like venomous snakes and scorpions in the first place? What purpose could their venom serve in the pre-Fall world?" The only answer that one can offer is that while before the Fall they had the innate ability to cause harm, they did not use that ability until man had fallen into sin. We see a direct parallel in the behavior of Adam and Eve themselves. How long they lived in blessed fellowship with one another and with God before the Fall took place, we do not know. But we know this: during their pre-Fall days, they neither sinned nor harmed each other or other living things. Yet when the Fall took place, they began to kill. We know this because Abel killed animals from his flock in order to offer a sacrifice to God – and then Cain killed Abel. Adam and Eve had the capabilities to sin, to harm, and to kill before the Fall, but they never exercised those capabilities. God had created them with the potential to do those things, and yet they never exercised that potential until after the Fall. It seems that the same thing was true of the creatures large and small that we, in our post-Fall world, find so troublesome and sometimes so dangerous.

The question, "When God created the world, why did He make mosquitoes, snakes, scorpions, and other creatures that are harmful to human beings?" is a great question not only because it drives us to consider just how far the consequences of man's sin extend. It is also a great question because it reminds us that in the future, when God has finally dealt with man's sin and has brought the redeemed of mankind into the new heavens and earth, death and suffering will no longer be realities. Never again will we, who have accepted God's gift of eternal life, have to swat a mosquito, or be vaccinated against infectious diseases. Never again will we need to fear, as we hike through the beautiful hills of the recreated Earth, the bite of a venomous snake or the sting of a poisonous scorpion. Today, the presences of harmful creatures reminds us of the reality of sin and our need for the Savior. In eternity future, their absence will remind us of the grace and mercy that sent God's Son to the cross, not only to remove the curse of death from the earth, but more importantly, to restore us to eternal fellowship with the Creator who created all things — even mosquitoes and snakes and scorpions – good. 

學院消息

1. 因疫情關係，本院暫緩發放領取香柏木通知。待日後教會聚會如常舉行，本院會以電郵通知領取細節。感謝眾弟兄姊妹對本院的支持。
2. 2020年4月至12月為本院教務主任伍權彬牧師，和聖經及神學科副教授丁大衛博士安息假期。兩位老師於安息假期間將到各地觀摩學習，並專注寫作研究。
3. 本院與播道神學院合辦的「釋經講道文學碩士」課程現正招生，新生截止報名日期為7月17日，詳情見本院網頁。
4. 本院的普及聖經證書課程於春季將開設不同科目，請留意本院網頁最新公佈。

電子方式收閱Papyrus

為更善用資源，我們鼓勵您以電子方式收閱Papyrus，請掃描二維碼，簡單登記個人資料，我們會將新一期Papyrus以電郵寄給您。



有關本院各課程、講座及活動的最新消息，請瀏覽本院網頁www.yfts.org，歡迎使用QR Code進入。



查詢：3552 7738
3552 7987

財政報告

恩福神學院

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財務狀況

	學院日常運作 HK\$	圖書館 HK\$
收入	7,605,026	767,488
奉獻收入-經恩福堂	3,186,642	348,203
奉獻收入-直接奉獻	3,193,194	374,027
一般收入	1,225,190	45,258
支出	8,632,688	1,108,424
本期(不敷)	(1,027,662)	(340,936)

** 款項未包括恩福堂資助

回應表

(請在適當處加上「✓」)

本人願意奉獻支持恩福神學院事工

經常費開支 HKD _____

圖書館開支 HKD _____

奉獻方法：

現金 (請不要郵寄現金，現金可投入學院收集箱或親臨學院)

劃線支票，銀行 _____ 支票號碼 _____
(抬頭：“恩福神學院有限公司”或“Yan Fook Theological Seminary Limited”)

自動櫃員機轉賬或直接存入戶口 (請把存款收據正本連同此表格寄回本院。)

(滙豐銀行：808-226245-292 / 星展銀行：478-000342896)

以自動轉賬方式，請把銀行自動轉賬申請表郵寄給我
奉獻滿HK\$100以上，將獲發收據，可於香港申請稅項減免。奉獻收據總額於每年4月郵寄發出。

個人資料：

姓名 (中文) _____ (英文) _____ (先生/女士)

住址： _____

聯絡電話： _____ 電郵： _____

所屬教會： _____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閣下的個人資料會妥善保存於本院的資料庫，並供本院與閣下聯絡、處理捐款、開發收據之用途。

請把回條傳真、電郵或寄回恩福神學院

地址：香港九龍荔枝角長沙灣道789號恩福中心16樓
電話：3552 7906 傳真：3552 7926 電郵：info@yfts.org.hk 網址：www.yfts.org.hk

春季課程 2020 4-6

聖言裝備 承傳使命
敬虔事主 牧養群羊

日間課程科目

查經法及釋經學
詩歌智慧書
約翰福音及書信、啟示錄
希伯來書及普通書信

晚間課程科目

教會教導事工
教會歷史（一）
宣教聖經神學
士師記（聖經選修科） **新設科目**
小先知書
歷史書（一）
保羅書信（二）
新約導論



Yan Fook
Theological Seminary
恩福神學院

新生遞交入學申請截止日期：
2020年3月15日

課程截止報名日期：
2020年3月29日

**2020年4月14日
開課**

公開接受報名
歡迎新生入學